

# 給自由中國

索忍尼辛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俄國文學家索忍尼辛，於本年十月十七日來訪中華民國，並於十月二十三日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公開講演，題為「給自由中國」。其內容之精闢，識見之超卓，引起熱烈的反應。本刊認為索氏此一講詞，足為歷史文獻，特別予以全文刊出。同時邀請名教授、俄文專家楊爾瑛先生撰寫「索忍尼辛的震撼」，並將前次在東京此次在台北兩度聆聽索氏講演的名記者黃天才先生的感受，名作家高陽先生的聽索翁講演記，同時予以刊出，以供讀者參閱。——編者識

## 含有教訓意義的比較

三十三年來臺灣寶島一直以自己特殊的命運為舉世所注目，對這一點我本人早就有堅定的體會，世界上已經有三十個國家淪入共黨魔掌之下，這些國家沒有一個能倖倖地為自己保留一小片獨存的國土，在那裡繼續為其破碎的國家謀求發展，向全世界顯示自己，並且和共黨的混亂現象

作競賽式地比較。富蘭哥爾將軍在俄國內戰時所據守的克里米亞很可能成為俄國的這麼一塊土地，可是我們不僅沒有得到任何外援，而且反被不忠實的西方同盟者所拋棄，很快地就被共黨消滅了。而在中國，由於海峽遼闊，臺灣就成了中華民國所留下的一塊復興基地；就在這裡三十三年來不斷地向全世界顯示著，如果中國大陸不淪入共黨之手，整個中國都會達到像臺灣一樣高度發展的水平。今天在臺灣的自由中國，在建設上、工業上和人民生活各方面都有顯著的成就，並且顯示出如果大陸不淪入敵人之手，國家的力量一定會朝同樣明確的方向發展。

我總覺得世人會認清這種含有教訓意義的比

較，會清楚的看到，凡是逃離共黨的人民是多麼繁榮，而陷入共黨統治下的人民却有千百萬人慘死，共產暴政在蘇俄、在波蘭、在高棉的殘暴史實，早已為大家熟知，至於在中共、在越南或在北韓，千百萬生靈被摧殘的史實，相信早晚也會很詳盡地被揭開，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能從一些蛛絲馬跡中推斷出來。

其實並不如此，事實上自由中國竟受到其他國家非常不公平和不平等的待遇，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都不願道義地把你們逼出聯合國，自從他們把一千七百萬自由中國人民排除聯合國之門後，這些代表雖然仍在那裡繼續叫囂、唏噓、吶喊著，可是聯合國却已變成了一個不負責任滑稽劇場而自取其辱了。在這裡，第三世界許多國家也像喪失理性的瘋子一般，扮演著跳樑小丑，他們不知道自由的真諦，而坐待壓迫桎梏的到來。

至於西方世界若干世紀以來，早已熟知自由的真諦，可是由於長久以來生活在幸福安樂之中；他們為自由所付出的，有愈來愈少的傾向。西方人一向珍視自己國家的體制（自由、民主），但是為保衛這一體制挺身而出的人愈來愈少了。

西方保衛自己的能力正一個年代不如一個年代地衰退、喪失中。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的背叛行為，只是為了自身的苟安，這種現象在二次大戰前就已經開始了，到了戰後，更不惜出賣了整個東歐，只是為了能够使自己的幸福生活持續的更久一些。波蘭米可拉伊奇科政權，多麼輕易地被出賣了！同樣地，自己的戰時盟友 蔣介石，也被輕易地出賣了！不久的將來我們也會看到，一個西方國家只是為了苟全自己而出賣另一個國家，大多數恐懼共黨的西方國家為了怕激怒中共，甚至於不敢出售武器給 貴國，你們對這點會感到驚奇嗎？事實上，他們對自由的維護和關懷根本是微不足道的。目前飽受威脅的歐洲最可能了解這種情況，可是怎麼都害怕承認中華民國和正遭受威脅的亞洲國家呢？不久前，日本首相曾經說過，如果武裝自由中國，會給遠東帶來不安，果真如此的話，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 共黨不止一次欺騙世人

他們在不斷地尋求苟安之道，選擇自己的替身而置身事外，並且創造出一個迷人的神話

說：有「壞」的共產主義，也有「好」的共產主義，利用這個神話把中共塑造成一個人本質善良的和平締造者。當南韓目前免於遭受共黨攻擊之際，又產生了一種神話，也不足為奇，誤認為蘇俄並不仇恨他們，蘇俄不像北韓那樣是南韓的直接敵人，現在他們爲了儘量討好「北京」，而正在搖擺不定，是不是該把中共投誠的飛機交給自由中國呢？

這種神話的來源，並不是由於他們沒有遠見或是愚蠢，而是由於絕望和精神喪失的緣故。

美國對貴國的關係是很特殊的，到今天爲止，美國的唯一保證就是使臺灣不受共黨攻擊，可是今天美國要保持對臺灣的忠實承諾有多困難呢？要知道它對貴國的承諾已經喪失泰半，美國業已屈服於世界上普遍的逆流，要背棄臺灣，陷自由中國的命運於危難的境地，爲什麼美國要和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它這樣做，錯在那裏？只不過是因為它要追隨一般西方國家，想與中共結盟那種枉費心機的夢想在作祟而已！美國限制了和貴國的關係，降低了軍事的支援，否定了你們的需求。

在放棄臺灣這問題上，有多麼大的壓力曾經加在歷任美國總統的身上，但是並非每位總統都能經得住壓力，有一位剛剛去過中國大陸的美國前總統，諛媚地說：「強大的共黨中國才是和平的保障」。照他們的說法彷彿美國對一個強大的赤色中國有了興趣，這些人過去曾經治理過美國

，其實沒有人敢保證，說不定有一個和「他」一樣的人會繼任雷根總統。美國有形形色色的現象，有許多思潮，而投降的思潮最盛。

若干有影響力的團體，傾向於爲了討好一個極權國家，而不惜背叛許多自由國家。正因如此，他們欣然響應中共和平統一的虛偽建議。許多美國記者大聲疾呼：目前「北京」一定會遵守實踐和平統一的諾言，可是他們完全忘記了，共黨人已經不止一次地欺騙了世人。戰後東歐若干政府和共黨聯合的經驗，並沒有給世人留下任何教訓，而現在這種沒有希望的聯合政府的試驗，又在高棉重演；同樣地，在季辛吉和北越簽訂和約之後，世人一直到北越決定侵佔越南那天爲止，都還相信北越會遵守諾言的。著名的美國傳播媒體甚至愚蠢到這種程度，竟然說美國並沒有任何錯誤。如果說中共違反諾言，以武力侵佔臺灣，那時美國又將可不受義務的約束，而再度開始運送武器，到那時武器又交給誰呢？這種謊語竟然出現在美國很多主要的報章上，他們這樣做究竟爲了什麼？恐怕連他們自己都不明白吧！

美國有權威的人士竟想迫使臺灣去做投降式的談判，讓臺灣自願地獻出自己的自由和力量。

中共到底想向你們要些什麼呢？當然他們渴望佔你們繁榮的經濟，掠奪和吞食你們的一切。在經歷了二十世紀許多大事件之後，只有一些短視無知的人，才會相信「北京」的諾言，認爲他們會完全保留你們的經濟社會制度，甚至於你們的武裝力量，同時讓你們也保留某些自由的要素。

## 復興基地全民希望所寄

對他們來說，主要的，並不在於要剝奪你們的財物，剝奪你們辛苦得來的果實，而是在於不管在什麼地方，也不管是什麼事情，共黨制度都不能容忍有一點點的偏差。與其說它所需要的是富足的寶島，毋寧說它需要抑制脫離它制度的偏差，中共所不能容忍的是你們經濟和社會的優勢，因爲讓其他的中國人（指大陸同胞）知道沒有共產主義可能會生活得更好，那是不可行的。在共黨的意識型態裡，是不容許有任何自由島嶼存在的，所以就連防禦性武器，他們也千方百計地制止銷售給你們。以便削弱你們的戰鬥力量，破壞海峽的均勢，使他們入侵臺灣的日期提早來臨。

爲了促使美國漠視臺灣，中共已開始利用它和蘇俄的和解（玩蘇俄牌），而這種和解並不是完全故做姿勢，而是有其遠景的，因爲兩個共黨政權畢竟是出自同一根源的。有一件事現在大家早已忘記了，那就是，一九二三年蘇俄的代表格魯金別格——化名「鮑羅廷」曾經準備在中國發動共產主義的政變，因此，他才把毛澤東、周恩來提升到黨內最高地位。

我在此之所以把這些奉告諸位，乃是由於你們所面臨的是致命的威脅，幸好這一點在臺灣的人士，即使並非全部，但大多數人都很了解。你們對這種威脅的了解顯然地比南韓要好得多，在南韓，年輕的一代和大學生，完全忘記了共黨侵

略所帶來短暫的恐懼，而覺得他們所享有的自由似乎太少。可是，一旦當他們兩手被縛，被押送共黨集中營的時候，他們就會懷念和重估今天他們所謂「不自由」的價值了。

在西方似乎流行著一種潮流，那就是：向站在反共前線的國家，向在敵人炮火威脅下的國家，要求廣泛的民主，不只是普通的民主，而是絕對的放任，以及背叛國家，和任意破壞國家的權利。西方國家不僅允許這些行為在他們自己的國家發生，而且更要求每一個受敵人威脅的國家，包括貴國在內，也要付出同樣的代價。所幸，在臺灣我覺得大家對這種行為都能有理性的節制，這都是爲了在反共鬥爭中能够堅持下去的緣故。

可是，另一個危險正在虎視眈眈地環伺着，貴國的經濟成就和民生富裕具有雙重特性：

一方面它是全中國人民光明希望的所寄，另一方面它也可能顯露出你們的弱點。因爲所有生活富裕的人們容易喪失對危機的警覺，沉湎於今日的生活，結果可能喪失了抗敵的意志，我希望並且呼籲你們，能够揚棄這一弱點，在你們物質生活有所成就的時候，不要讓你們的青年懦弱到寧願做敵人的俘虜和奴隸，也不願去戰鬥。你們在臺灣三十年的和平生活，並不意味着今後三年你們不會遭受攻擊。你們不是生活在一個無憂無慮的寶島上，你們應該全國皆兵，因爲你們不斷地受着戰爭的威脅。

你們一千八百萬的人口，所面臨問題的深度正如同猶太人一樣，但是猶太人的問題曾引起許

多國家的注意，而成爲當今世界的中心問題，你們的特殊情況，跟猶太人比較下，我不理解爲什麼臺灣的命運不能博得世界的注意呢？

當前世界出賣弱者的現象甚囂塵上，說實在地，你們只有依賴你們自己本身的力量，可是你們也有一個更大更光明的希望，那就是被奴役國家的人民，不會無限度的忍耐下去，當他們的統治者們面臨嚴重危機的時候，他們就會揭竿而起來推翻暴政。

### 被壓迫的人民聯合起來

在我閱讀過你們許多書籍當中，瞭解到你們的寶島，乃是民族復興的基地，但願它是；自救和防衛不應是你們最後的目標，你們最後的目標應該是，幫助和解救你們在大陸受苦難的同胞，首先，最重要的是盡量而勇敢的運用你們的廣播和電視的傳播功能，似乎在別人的心目中無法指出誰是你們堅強可靠的朋友，但是在你們面臨危亡之際，你們會有全世界最堅強的盟邦，那就是億萬的中國人，他們的同情與支持，就是你們精神和士氣的最大支柱；就在幾天前，你們就收到了具有鼓舞性的信號，那就是匪棄共產暴政的中共飛行員駕機飛抵南韓，投奔自由，這正表現了中國大陸人民嚮往自由的真正情感。我常常很痛心地在想，中國「古拉格羣島」裏許多無名囚犯，他們的苦難也許要到二十一世紀才能够向世人宣洩。

所有被壓迫的人民，包括蘇俄人民在內，都

不能依賴外界的援助，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瘋狂的共和蘇俄的統治者之間發動了戰爭，整個世界都會作壁上觀的，說不定他們內心還會感到莫大的安慰；我但願這件事情不會發生，但是不管怎樣，讓我們在此爲中國人和俄國人間的友好和信任作見證，甚至於在任何情況下，我們之間都不要有矛盾存在。進一步來說，我們受迫害的兩國人民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兩個共產政權，不管兩個貪婪的、反人民的專制政權發生什麼事情，讓我們兩國人民保持互相了解、互相同情和友誼，絕不讓無益的民族仇恨蒙蔽了耳目。

我們不知道共產主義會爲禍世界多久，記得有人曾經在一百三十五年前誇耀着向當時若干大帝國的領袖們說過，在歐洲所組成的一小撮烏托邦共產黨徒們，會用鐵和血征服這些領袖，並使他們屈膝而喪失他們的權威和驕傲，可是這些領袖對他這種狂言都認爲不值一笑，因爲像這樣的預言他們認爲並沒有力量。共產黨的力量本是壓榨和殘酷，而西方世界的弱點在於缺乏戰鬥意志。

我們不知道人類歷史還要走多少希奇古怪的曲折道路，我曾經表達了我自己的推測：全世界共產主義思想，或許比蘇俄和中共的共產主義制度存在得更久，還可能會蔓延到其他國家，因爲在那裏願意嘗試共產主義的人很多，不過在我們兩國國民的意識裏，理性的體認很佔優勢，儘管兩國人民飽經苦難，喪失甚多，畢竟正在邁向自救和復興的道路。